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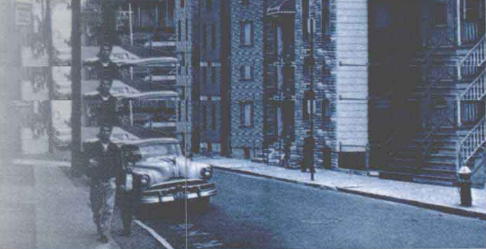
城市·建筑文化系列

# The Image of 城市意象

[美]凯文·林奇 著



The Image of  
The City



西方思想 WEST THINKING

华夏出版社

# 城市意象

---

[美]凯文·林奇 著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意象/(美)林奇著;方益萍,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5

(城市·建筑文化系列)

ISBN 978-7-5080-6455-0

I. ①城… II. ①林… ②方… ③何…

III. ①城市规划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982号

THE IMAGE OF THE CITY by Kevin Lynch

Copyright ©1960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wenty-fifth printing,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1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8-2509

## 城市意象

[美] 凯文·林奇 著

方益萍 何晓军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世界知识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5月北京第2版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30×988 1/16开

字 数:153千字

印 张:9.75

定 价:31.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前 言

本书讲述的内容有关城市的面貌，以及它的重要性和可变性。城市的景观，在城市的众多角色中，同样是人们可见、可忆、可喜的源泉。赋予城市视觉形态是一种特殊而且相当新的设计问题。

在检查这个新问题的过程中，本书着眼于三个美国城市：波士顿、泽西城和洛杉矶，提出了一种我们由此可以开始在城市尺度处理视觉形态的方法，以及一些城市设计中的首要原则。

这项研究背后的工作，由 Gyorgy Kepes 教授和我本人进行指导，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心完成。几年来，这项工作一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资助。本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联合城市研究中心出版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这个中心是由这两所学院组成的一个城市研究活动机构。

任何智力工作，其内容的来源都多种多样，很难描绘。有几位同行的相关研究对本书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是，戴维·克兰，伯纳德·弗雷顿，威廉·阿伦索，弗兰克·霍奇基斯，理

查德·多博，玛丽·艾伦·彼得斯（现在是阿伦索夫人）。对他们所有人，我都万分感激。

还有一个名字应该和我的名字一起放在标题页上，只是他不必为本书的不足之处负责，他就是 Gyorgy Kepes。本书细节的发展和具体的研究是由我完成的，但作为基础的概念是与 Kepes 教授交换多次后产生的。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我的观点。对我来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凯文·林奇  
麻省理工学院  
1959年12月

# 目

# 录

	<b>前言</b>	
<b>第 1 章</b>	<b>环境的意象</b>	<b>1</b>
	可读性	2
	营造意象	4
	结构与个性	6
	可意象性	7
<b>第 2 章</b>	<b>三个城市</b>	<b>10</b>
	波士顿	11
	泽西城	18
	洛杉矶	24
	共同主题	33
<b>第 3 章</b>	<b>城市意象及其元素</b>	<b>35</b>
	道路	37
	边界	47
	区域	50
	节点	55
	标志物	60
	元素的相互关系	64

	变化的意象	65
	意象特性	67
第 4 章	城市形态	70
	设计线路	73
	其它元素的设计	76
	形态特性	80
	整体的感知	83
	大都市形态	85
	设计过程	88
第 5 章	新的尺度	90
附录 A	关于定位的参考文献	92
	参照系统的类型	96
	意象的形成	99
	形式的作用	101
	可意象性的缺点	105
附录 B	方法的使用	107
	作为设计基础的方法	120
	未来研究方向	121
附录 C	两个实例分析	124
	贝肯山	124
	斯科雷广场	136
	书目	144
	译后记	149

# 第 1 章

## 环境的意象

一座城市,无论景象多么普通都可以给人带来欢乐。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的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过程去感知。城市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然而它与别的时间艺术,比如已掌握的音乐规律完全不同。很显然,不同的条件下,对于不同的人群,城市设计的规律有可能被倒置、打断、甚至是彻底废弃。

一个场景所包含的内容,无论如何总会比人们可见可闻的更多,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体验自己,研究它们通常需要联系周围的环境、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以及先前的经验。位于农庄田野里的华盛顿大街的布景虽然可能看起来很像是在波士顿市中心,但它们将截然不同。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

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及其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场景中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察者,与其他的参与者一起,我们也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通常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其它一些相关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的,部分的、片断的印象。在城市中每一个感官都会产生反应,综合之后就成为印象。

城市不但是成千上万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在共同感知(或是享受)的事物,而且也是众多建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城市的大致轮廓可能静止不变,但细节上的变化从不间断。城市发展始终是由一系列连续的片断组成,局部控制只能作用于它的发展和形态,并没有最终的结果。毫无疑问,勾勒城市使之能够给人们



带来引起美感的享受,是一门完全不同于建筑,或是音乐、文学的艺术,它可能会从这些艺术中吸取灵感,但绝对不能去模仿它们。

美丽愉悦的城市环境非常稀少,有人甚至认为它不可能存在。没有一个比村庄大的美国城市拥有完整的精致景观,几个小镇也只是有一些漂亮的街区。可惜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城市环境的重要意义。他们只是知道所处环境的丑陋,不断地抱怨城市的肮脏、烟尘、高温、拥挤、混乱和单调,但是并不清楚和谐城市环境的价值所在。这种环境可能只是在旅游度假中匆匆掠过,人们并没有去想过如果这一切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愉悦,和居住的永久港湾,或是成为丰富多彩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

## 可读性

本书将通过研究城市市民心目中的城市意象,分析美国城市的视觉品质,主要着眼于城市景观表面的清晰或是“可读性”,亦即容易认知城市各部分并形成一种凝聚形态的特性,好比这本书,它的可读是因为它由可认知的符号组成,是可以通过视觉领悟的相关连的形态。一个可读的城市,它的街区、标志物或是道路,应该容易认明,进而组成一个完整的形态。

本书首先认定“可读性”在城市布局中关系重大,进而通过具体分析,试图说明这一概念在当今城市重建中的作用。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项研究作为一种初步的探索,提出了全新的概念,还将研究如何获取灵感,并给出发展和验证的策略。文中的语调多是推测性的,有时甚至可能有点不负责任,既是实验性质的,又很独断。本书第一章主要引出一些基本概念,随后的章节将利用这些概念分析美国的几个城市,讨论城市设计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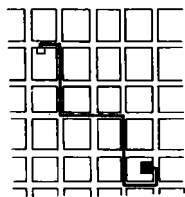
尽管清晰或是可读性不是一个美丽城市的惟一重要特征,但在涉及城市尺度的环境规模、时间和复杂性时,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为此,我们不能将城市仅仅看成是自身存在的事物,而应该将其理解为由它的市民感受到的城市。

组织并辨认环境是所有运动生命的重要本领,它们借助了各种各样的线索,诸如对色彩、形状、动态或是光线变化的视觉感受,听觉、嗅觉、触觉、动觉,以及对重力场或是电场、磁场的感觉。从燕鸥的极地迁徙到瑁贝



在一块岩石的微观地形上探路，大量文献都重点描述了动物的这种辨向的技能<sup>10, 20, 31, 59</sup>。在特定的实验条件下，心理学家也对人类的辨向本领做了大致的研究。尽管目前仍然还有一些谜团尚未解开，但一致认为这其中不太可能存在什么神秘的“本能”，而是由外部环境不断造成的感官刺激综合形成的。这种本领也是自由运动的生命能够生存的最根本有效的条件。

在现代城市中很少会有人完全迷路，因为我们有许多可以借助的工具，比如地图、街道编号、路标、公共汽车站牌等等。但是一旦迷失方向，随之而来的焦虑和恐惧说明它与我们的健康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迷失”在我们的词汇里不单单意味着简单的地理方位不确定，也暗示着更大的灾难。



在探路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意象。这种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物，可以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自古以来，感知并构造我们的周围环境十分必要，这种意象对于个体来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情感上都非常重要。

显然，一个清晰的意象可以使人方便迅速地迁移，比如很快找到朋友的家、警察局或是一家纽扣商店。但事实上一个有秩序的环境能够带来的益处更多，它提供了更宽广的参照系，是行为、信仰和知识的组织者。比方说，如果了解曼哈顿的组织结构，你一定能够从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和惊喜。如同任何好的结构，有秩序的环境给人们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是获取更多信息的起点。总之，对环境的清晰意象是个体成长的一个必要基础。

一个整体生动的物质环境能够形成清晰的意象，同时充当一类社会角色，组成群体交往活动记忆的符号和基本材料。许多原始部落有代表性的神话故事的场景都十分惊人，战争中孤独的士兵相互交流时，最初也最容易谈到的就是对“家乡”的回忆。

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

事实上，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尽管在一个形象混乱的现代城市是可能的，但如果是在一个生动的环境中，同样的日常活动必定会有崭新的意义。从本

质上来说,城市自身是复杂社会的强有力的象征,如果布置得当,它一定会更富表现力。

也许有人会对物质环境可读性的重要意义提出异议,既然人脑的适应性惊人,那么如果有一些经验,他一定能从最曲折、无特征的环境中找到出路。有大量的例证也说明即使是在荒凉无迹可寻的大海、沙漠、冰川中,或是在树枝交缠迷宫般的丛林里,人们都有可能清楚地辨向。

因为即使是大海也还有日月星光、海风、潮流、海鸟、海水颜色可以参照,如果没有这些,凭空导航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经过大量训练的熟练专业水手才能在波利尼西亚群岛间航行,但有时即使准备最充分的探险家也会感到紧张焦虑,这都反映了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辨向困难。

可以说,每个人只要稍加小心,再花一些力气,经历一些波折,都能够学会在泽西城辨清方位。只是可读环境的积极意义,比如情感上的满足、交往或概念组织的框架、每天的新体验,这些都遗失了。尽管目前的城市还没有充满紧张感觉,混乱到让熟悉它的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我们毕竟已经因此失去了一些快乐。

必须承认,环境中的神秘、离奇和惊喜有其一定的价值,我们中许多人喜欢波士顿的汉考可大厦,它周围那些曲曲弯弯的街道也有特别的魅力。不过这种情况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必须没有迷失、转向或是走不出来的危险,惊喜必须基于一个整体的框架,迷惑的只能是可见整体的一小部分;其次复杂神秘的部分应该具有可以探索或是花时间可以去理解的形式,没有任何相关联系的完全混乱是绝对不可能令人愉快的。后者必须满足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即观察者在感知世界过程中应该充当能动的角色,在形成意象的过程中有创造性的成分,应该能够有能力依需要去更换意象。秩序明确,细枝末节都很详尽的环境可能会阻碍新活动形式的开展,一处每块石头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的景观很难再去创造新的故事。尽管在目前这种城市的混乱中,这似乎还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它已充分说明我们追寻的并不是最终结果,而是一个开放的,能够不断发展的秩序。

## 营造意象

环境意象是观察者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环境存在着差异和联系,观察者借助强大的适应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所见事物进行选择、组织并赋予意义。尽管意象本身是在与筛选过的感性材料的互相作用

有关泽西城的讨论详见第2章



这些观点将在附录A中进一步论述

过程中不断得到验证,但如此产生的意象仍局限并着重于所见的事物,因此对一个特定现实的意象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会迥然不同。

意象的聚合可以有几种方式。真实的物体很少是有序或是显而易见的,但经过长期的接触熟悉之后,心中就会形成有个性和组织的印象,找寻某个物体可能对某个人十分简单,而对其他人如同大海捞针。另一方面,那些第一眼便能确认并形成联系的物体,并不是因为它对它的熟悉,而是因为它符合观察者头脑中早已形成的模式。美国人通常都能认出街角的百货店,而对于澳大利亚的丛林居民可能很难辨别。另外,新鲜事物的结构和个性通常十分鲜明,因为它们具有体现和影响自身形式的惊人物质特征。因此,对于一个从内陆平原走来的人,即使他非常幼小或是闭塞到不知道所见景观的名字,大海和高山也一定会吸引他的注意力。

作为物质环境的操纵者,城市规划师首先感兴趣的是形成环境意象的外部动因,不同的环境能够阻碍或是促进这种形成过程。任何一种特定形式,一只精美的花瓶或是一块粘土,引起不同的观察者产生强烈意象的可能性也或高或低。如果以观察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性情或熟悉程度进行分类,那么分组越细致,意象相似的可能性越大。每个人创造并形成自己的意象,但在同一组的人群中,成员之间的意象似乎能基本保持一致。城市规划师渴望创造一个供众人使用的环境,因此他感兴趣的是绝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群体意象。

所以我们这项研究将忽略心理学家可能感兴趣的个体差异,在此首要阐明的就是“公众意象”的定义,它应该是大多数城市居民心中拥有的共同印象,即在单个物质实体、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一种基本生理特征三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希望可能达成一致的领域。

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景观所使用的定位系统之间的差别很大,附录 A 中列举了许多实例,比如抽象的和固定的系统,移动的系统,还有一些指向人、房屋或是大海的系统。环境可以围绕一系列的焦点组织起来,按一些被命名的区域分开,或是由记忆中的道路连接起来。因为方法多种多样,人们用来辨别自己世界的潜在线索似乎也无穷无尽,这些都为我们今天如何在城市中定位提供了有趣的启示。这些实例中绝大部分都惊人地重复着城市意象元素的形态类型,我们可以方便地将其分为道路、标志物、边界、节点和区域。这些元素将在第三章进行定义和讨论。

## 结构与个性

环境意象经分析归纳,由三部分组成:个性、结构和意蕴,尽管在现实中他们通常同时出现,这里还是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抽象分析。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即其与周围事物的可区别性,和它作为独立个体的可识别性,这种个性具有独立存在的、惟一的意义。其次,这个意象必须包括物体与观察者以及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空间或形态上的关联。最后,这个物体必须为观察者提供实用的或是情感上的意蕴,这种意蕴也是一种关系,但完全不同于空间或形态的关系。

一个可以用作出口的意象因此需要识别三点内容,作为独立个体的门、与观察者的空间联系、以及作为一个出入洞口的意义。这几项并不能完全分开,一个门的视觉可识别性与其作为门的意蕴总是交织在一起,但我们仍有可能假设它优先于门的意蕴,可以依照门的形式特性或是位置的特点来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的方法用来研究门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城市环境则不然。在城市中,首先意蕴的问题十分复杂,比之对实体和关系的认知,有意蕴的群体意象在这一层次上不太连贯。此外,与另两者相比,意蕴不易受到物质操作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建造城市,供众多背景千差万别的人们享用,而且要适应将来的发展需求,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着重于意象的物质清晰性,允许意蕴能够自由发展。曼哈顿岛天际线的意象可能代表生机、权力、颓废、神秘、混乱、伟大,或是其它什么,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轮廓分明的图像都体现并加强了这种意蕴。即使城市的形态能够容易地互相仿照,但其各自的意蕴也完全不同。含意与形态相脱离,至少在分析的最初阶段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的研究因此将主要集中于城市意象的个性与结构。

假如一个意象要在生活空间内充当导向作用,它必须具备几个特点,首先在实用性上,它应该充分而且真实,个体能够在一定范围的环境内工作。地图无论抽象与否,至少要能让人找到回家的路,它必须充分清晰、完整、易于查阅,即必须是可读的。其次,它应该具有安全性,拥有附加线索,让人们有可能采取别的措施,减少失败的几率。如果一盏闪烁的灯是一个急转弯的惟一标志,一次停电就有可能导致灾难的发生。开放的、适于变化的意象将更受欢迎,它使得个体可以不断调查和组织现实,有空间允许

个体描绘自己的图像。最后，它应该还有一部分意象可以传授给别的个体。衡量一个“好”的意象，这些标准的重要性对于不同人、在不同条件下也不一样，有人赞美经济、有效的体系，而有人又喜欢开放、可借鉴的体系。

## 可意象性

由于研究重点是作为独立变量的物质环境，我们将探索与人们心中意象的个性和结构特点有关的物质特性。由此产生了“可意象性”的定义，即有形物体中蕴含的，对于任何观察者都很有可能唤起强烈意象的特性。形状、颜色或是布局都有助于创造个性生动、结构鲜明、高度实用的环境意象，这也可以称作“可读性”，或是更高意义上的“可见性”，物体不只是被看见，而且是清晰、强烈地被感知。

半个世纪以前，斯特恩曾讨论过艺术作品的这一特性，称其为“外显性”<sup>74</sup>。他认为艺术并不仅仅局限于此单一目的，艺术最基本的两个功能之一是“通过清晰、协调的形式，满足生动、易懂的外形需要来创造意象”。在他看来，这是迈向内在意蕴表达的重要的第一步。

在这一特殊意义上，一个高度可意象的城市（外显的、可读或是可见的）应该看起来适宜、独特而不寻常，应该能够吸引视觉和听觉的注意和参与。环境这种给人以美感的特点，不但应该简化，而且要持续深入。这种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接，能够逐渐被了解。敏锐或熟悉的观察者可以排除最初意象的干扰，而获取新的引起美感的印象，每个新的部分都与许多先前的要素有关，观察者能够清楚了解周围的环境，辨明方向，毫不费力地迁移。威尼斯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拥有高度可意象环境的城市，在美国，可以作为例证的有曼哈顿、旧金山、波士顿的一部分，还有芝加哥的湖前区。

这些特性都是由我们的定义引出的，可意象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固定、有限、具体、整体或是有秩序，尽管它有可能有时具有这些特性；它也并不意味着清晰、显见、新奇或是平淡。整个环境的构成十分复杂，表面的意象很容易令人厌烦，而且只能指向生活环境的少数几个特征。

城市形态的可意象性是我们下面研究的核心，一个美丽的环境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基本的特征，诸如意蕴或是表现力、愉悦感情、韵律、兴奋点、可选择性等等，我们虽然集中研究可意象性，但并不否认这些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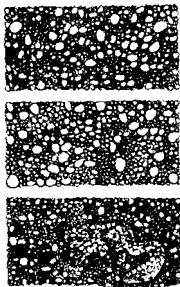
的重要性。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研究可感知世界的个性和结构需求,举例说明它与复杂可变的城市环境的特殊关系。

由于意象的产生是观察者与被观察物体之间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象征性的图案、重新训练观察者或是改造周围环境都有可能加强意象。你可以提供给观察者一个环境如何组成的符号图解,比如一张地图或是一些书面的指示,一旦观察者能够把图解与现实对照起来,就说明他对事物的相关性有了了解。现实中你甚至可能像纽约最近一样,为了指向安装一个机器<sup>49</sup>,这些装置提供了互相联系的简洁数据查询,非常实用。但它们也有不可靠之处,一旦装置坏了就无法找到方向,而且它需要不断地补充、更新以跟上现实的不断变化。附录 A 中大脑损伤的案例就说明如果完全依赖某一种方法,将会感到焦虑和辛苦。此外这样还丧失了互相联系的完整体验和完整的生动意象。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培训观察者。布朗指出,一个要求主体盲目移动的曲径最初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连续的问题,但是主体会渐渐地熟悉其中部分形态,尤其是开头和结尾部分,并认定它是这个地方的特征。最终他们能够准确无误地走过来,这条曲径在他们眼中就成了一个地方。<sup>8</sup> 德席瓦尔描述了一个似乎有“自觉”导向能力的男孩,事实上他从幼年起就受训练,辨别“门廊的东边”或是“梳妆台的南端”,因为他的妈妈无法分辨左右。<sup>71</sup>

希普顿关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勘测报道是这项研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案例。当从一个新的方向接近珠峰时,希普顿很快就认出了他从北侧已经认识的峰顶和山脊,但是陪同他的夏尔巴向导虽然对山的两侧早已熟悉,却从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同一个事物,知道后他也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sup>70</sup>

基尔帕特里克描述了将与先前意象不同的新刺激强加于观察者后的感知获取过程,<sup>41</sup> 先是形成一种能够概念地解释新刺激物的假想形态,先前形态的错觉也同时存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也证明,这种错觉即使在被证明不可能以后很久,也会存在很长时间。我们凝视丛林,只能看见阳光照在绿叶上,但一个警觉的响动告诉我们树后藏着一只动物,观察者会作出“离开”的反应,然后重新琢磨这个响动,这类伪装的动物可以通过它眼睛的反光辨认出来。经过反复的体验,感知的整个形态发生变化,观察者不必再自觉地选择离开,或是在已有的感知框架中增添新的内容,他已经获得了在新的环境中能够自如运用的意象,看起来自然而而且正确,他因



此能够迅速地从树叶的背景中发现隐藏的动物。

同理，我们也应该学会在城市的大规模蔓延中看出其中隐藏的形态。目前我们并不习惯于对如此大尺度的人工环境进行组织并形成意象，但日常的活动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柯特·萨夏列举了一个在特定条件下无法产生关联的案例。<sup>64</sup>北美印地安人的歌声和鼓点的节奏完全不同，需要分别来理解。类似地他也提到，在我们自己的音乐中，比如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没有人会认为它需要配合教堂屋顶的钟声。

在广大的都市地区，唱诗班和钟声没有被联系在一起，如同夏尔巴人，他们看到的只是珠峰的侧面而不是整个山峰。扩展和加深我们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将需要长期持续的生物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个过程已经从触觉发展到遥感，又从遥感发展到符号传输，现在我们有能力既借助外在物质形态的运用，又通过内在的认识过程来形成发展我们的环境意象，事实上目前环境的复杂性也在迫使我们这样做。第四章中将讨论这一内容。

对既定的景观，原始人是在感知逐渐适应之后，被迫去改善所处的环境意象，他们可能堆一些石头作界标，点燃烽火，或是在树皮上刻标志，从而对环境产生细微的改变，但是从视觉上的清晰和互相联系方面来讲，实质性的改造仍局限于房屋的选址和教区的划分。只有强大的文明社会才有可能从大尺度上操作整体环境，有意识地进行大规模物质环境的改造也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可能，因此环境的可意象性属于一个新的课题。从技术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全新的地形景观，比如荷兰的围海造田，现在的设计师已经掌握如何去创造一个完整的景观，使观察者能够容易识别局部进而获得整体结构。<sup>30</sup>

我们正在飞速地建造一种新的功能组织——大都市区，但我们同时还要明白，这种新的组织也需要与其相应的意象。苏赞·兰格在她对建筑的简略定义中表明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建筑是“一切被创造的可见的环境”。<sup>42</sup>



## 第 2 章

### 三个城市

为了了解环境意象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去一些城市或地区进行观察，与居民交谈，发展和验证我们提出的可意象性观点，将之与视觉现实的意象相比较，从而发现什么样的形态能够产生强烈的意象，进而提出城市设计的一些原则。这项工作首先确定现状分析和现状对市民的影响是城市设计的基石，也希望在工作的同时能提高并发展实地考察和居民访谈的一些技巧。先前一些小型研究的目的一直是提出观点和方法，而都没有用最终确定的方法进行验证。

在此我们对三个美国城市的中心区进行分析，它们是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波士顿是美国城市中特色最鲜明的城市，形态生动，但有许多选址上的难处；泽西城初次看起来杂乱无章，几乎没有可意象的规律；洛杉矶是一个新城，有着全然不同的尺度，中心区是方格网布局。在每一实例中我们都选择了大约 1.5 × 2.5 英里的区域进行研究。

在这三个城市中进行的两个基本分析是：

详见附录 B

1. 让一位受训的观察者对地区进行系统的徒步实地考察，在地图上绘出存在的各种元素以及它们的可见性、意象的强弱、相互的联系和中断等其它的因素，并且标明对形成潜在的意象结构特别成功或十分不利的地方。以上这些都是基于即时出现元素进行的主观判断。

2. 选取一小组的城市居民进行较长时间的访问，获取他们对物质环境的自身意象。调查内容包括要求被访者描述、定位、勾草图，以及对虚构旅程的演习，被访者要求在这个地区内长久居住或工作，居住和工作的地